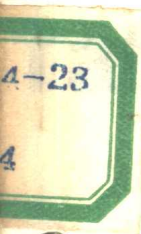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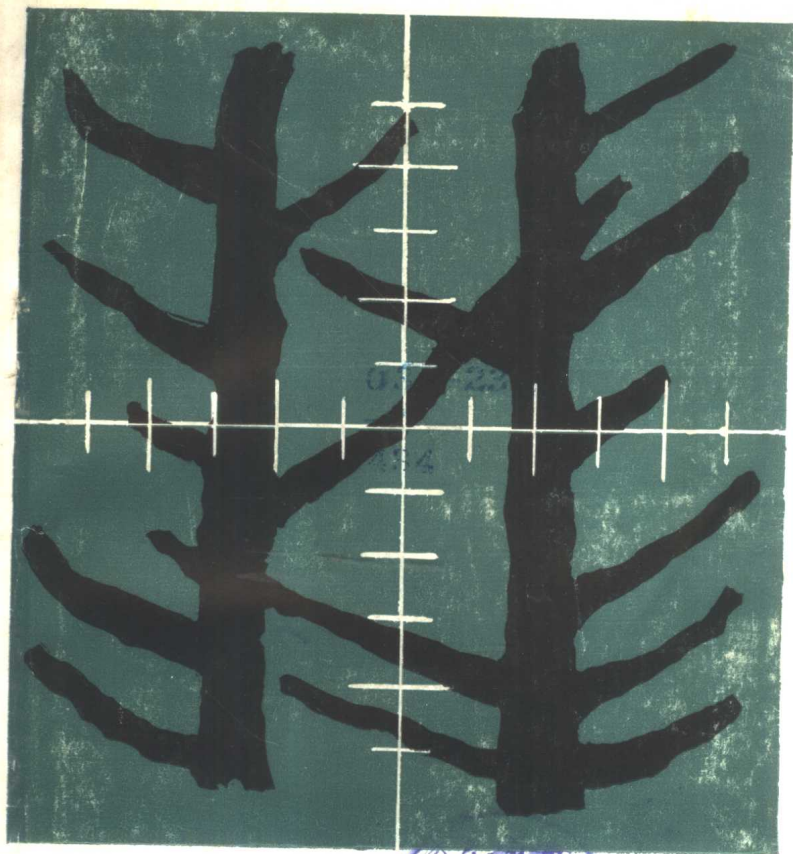


805880

[法]马塞尔·埃梅著 徐真华译 黄建华校



ple aux Crevés



陈巨谷



Table - aux - Crevés

805880

034-23

-
434

034-23
434

陈 尸 台



F11341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藏书

陈尸台

〔法〕马塞尔·埃梅著

徐真华 译

黄建华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625印张 1插页 110,000字

1936年9月第1版 193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册

书号10111·1497 定价1.20元

厨房里洁净整齐。正中悬着一根粗绳，奥茉莉上吊了，脖子还套在绳上。清早的时候，她还忙个不停，弯下腰在木桶里洗衣服。傍晚，她突然想要去死，犹如口渴的人希望喝水一样。这个念头是她在菜园里拔韭葱准备煮汤时产生的。奥茉莉的脚撞在一团土块上，摔倒了，俯卧在那块正方形的韭葱地里。她觉得泥土象柔软无比的鸭绒；她因劳累而致干瘪的高大身躯压在上面十分舒适。她匍伏了好长时间，鼻子紧贴着松软的沃土向圣母祷告。然后，她爬起来抬头远眺，四月里空气干燥，天宇蓝得令人难受。她低下脑袋，目光注视着菜园的角落，那里一排绿篱撒下凉爽的浓荫。

她内心一阵慌乱，回到厨房，向粘土制的圣母造像低声念了一段圣母经；这是一尊象征人寿年丰的圣母像，然而她对奥茉莉每星期日晚课时照着弥撒书念诵的连祷文漠然置之；弥撒书是用猪皮精装

的。圣母像体态丰腴，不免使干瘪的奥茉莉自惭形秽。奥茉莉脑海里不时受偏狭的盘算的缠绕，圣母像可能对此作出了不祥的暗示。

当她的棉袜同腿上的溃疡粘在一起令她痛苦不堪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经历的苦乐作一番回顾。单调而繁重的劳动使她疲惫不堪，而家庭的欢悦却不出意料之外，比如孵成一窝小鸡所带来的快乐，又如偶尔几晚，当她的丈夫于尔班·科恩德感到妻子腿上的溃疡不那么令人厌恶时，才让她享受到几分乐趣。通常，她回顾到最后耸耸肩膀便告结束，或者她无可奈何地说声：“男人都是这个样。”

这天，乡村圣母金色的肌肤令她神往，她多么渴望能象圣母那样重享人生。腿上的溃疡似乎已变成了巨大的脓疮，必须立即根治。

她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又绾好发髻，便满含着辛酸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她取下上过蓝釉的陶制吊灯，悬在吊钩上自缢了。奥茉莉几乎即刻断了气，两只脚呈箭状下垂，脸色难看极了。

于尔班·科恩德从都尔集市上回来时已经快七点半了。集上，他用那匹老马换得一匹六岁的灰色母马。牲口不错，只是前脚稍稍翻向外侧。回家时，他牵着灰马步行了十五公里，他担心弄脏自己

那条最好的长裤，没敢骑光背马。他疲惫不堪，可是当他走进院子时，他却想让妻子惊奇一番，便赶着牲口小跑起来。

“奥茉莉！”他叫道，“来看啊。”

奥茉莉没有露面。科恩德进门的第一个目标没有达到，烦恼不已。这时，马已跑到院子的另一头，他又嚷道：“奥茉莉！”他确信奥茉莉在厨房里已经听到他的叫唤，便赶马顺着来路往回跑。可是奥茉莉没有任何反应。他光火了，牵着马推开厨房门。奥茉莉脚不踮地。科恩德大吃一惊，目瞪口呆，手不由自主地捏紧缰绳。

“哎，哎，”他嗫嚅着说，“要是我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向前迈了三步，把母马也拉进了厨房，马的臀部正好挡住四分之三的厨房门。奥茉莉侧面向着她的丈夫，舌头伸在外面，突出的眼球宛如架在鼻梁上的夹鼻眼镜，脖子拉得长长的。科恩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僵直的身躯没有半点摆动，他揣测妻子死了至少有一个钟头。事情已无法挽回了。科恩德打算先把母马赶到屋外，然后再把它牵进马厩。他觉得这头奥茉莉从未见过的牲口在场是不合适的。母马也被僵尸吓慌了，加上科恩德对它动作粗暴，它犹豫着不肯后退，最后斜斜地堵住门框，胸部紧贴着门框的边柱。为了把马拉正，科恩德往后

退了退，撞在妻子的尸体上。他打了个寒噤，用左手在胸前划着十字。

“混蛋！”他冲母马骂道。

奥莱莉在绳子的末端摇晃起来，僵硬的躯体慢悠悠地转动。科恩德不想再看她，他刚才碰到了她那只冰凉的手，吓得直哆嗦。他一心一意要把母马撵出去。可是这该死的畜牲怎么也不肯往后退，这时科恩德才突然发现它的前脚朝外翻的缺陷，而且它愈挣扎，这毛病就表现得愈明显。

“不可能。”他低声抱怨。

他松开缰绳让马恢复自然状态。摆脱了束缚，马自个儿就向后退去，走出了厨房。科恩德站在门口，看马踏着碎步，一点没错，它的前脚的确翻向外侧。

“上帝啊，它走起路来跟我丈人一模一样。哎，我怎么当时没发现呢？今天可真不走运……。”

他重新抓住缰绳，把马牵进了马厩。他脑子里乱哄哄的，不时嘟嘟哝哝地埋怨：

“要是我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也不太清楚自己是在怀念亡妻还是在考虑母马。当然奥莱莉之死尤其使他忧心忡忡，但发现马脚翻向外侧似乎使这场灾难更显得离奇、突出。他边拴牲口边想：

“我真想不到挂吊灯的钩子竟这么牢固。”

想到这点他才记起慌乱中还没有割断那根吊绳。他走出马厩，发现维克托·特律苏正从公路上走过。

“维克托，喂，维克托！快来……”

身材矮小、蓄着长胡子的维克多·特律苏在公路边停下脚步，接着走进院子。科恩德迎着他跑过去，气喘吁吁地说：

“我家出事了。今天早上我去都尔赶集，没想到晚上家里会死人。奥茉莉吊死了。”

“这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

能够倾诉自己的不幸，科恩德感到轻松一点，他叙述道：

“今天早晨，我上集市去卖那匹不中用的老马。我走的时候谁能告诉我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天啊！她同平日没什么两样。我临走时她还说：‘带一只舀汤的大勺子回来，家里没一只能用的。’瞧，我就是没想到她的大勺子。我一心考虑同人家换马。假如划得来，就贴上一片。起初，我一无所获，要价都太高了。我打算牵着牲口回家。忽然塞尔日诺的马贩子布列德走过来问我：‘你卖马？’我说：‘看情况，不过要是能脱手，我就想卖一笔钱，不然换也行。’于是，他对我说，他有一匹特地为我准备的六岁的母马，是一个手头很紧的人委托他卖的。我打量了一

下牲口，让它快跑了一阵，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总之我买了。哦，真没想到，刚才进门时我才发现……”

“我简直不能相信。”维克托打断他的话。

科恩德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嘟嘟囔囔地说：

“我不明白她脑子里究竟想什么。”

他们走到厨房，门照旧敞开着。他们脱下鸭舌帽，维克托把木鞋放在门口，两人小声交谈着。

“她还在动。”维克托提醒道。

“是那头该死的牲口碰的。”科恩德解释说，“你来割断绳子，我把她抱到房里去。”

维克托取出随身携带的小刀，一下割断了绳子，科恩德张开双臂接住亡妻的尸体。

“我以为她很重呢。”科恩德说，“我就这样把她放到床上。要是你女人肯来，请她给奥茉莉梳洗一下。”

“行。首先最好还是让她保持原状，因为警察要来看现场的。”

“对，还得报告警察局。既然你顺路，就请你从科尔内特咖啡馆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同时也通知一下卡比塞。”

“好吧。我叫我女人待会就来。今晚我本想陪你，可是不行，晚上九点有人在塞尔日诺等我。”

维克托不知道该怎样告辞。他想讲几句宽慰的

话，几句诚恳又稍带客套的话聊表自己的同情之心，同时也显示他有良好的教养。他终于开口说：

“可怜的奥茉莉，一个挺不错的女人，干活从不畏缩。你真是不走运。”

科恩德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住维克托的手。

“老伙计，她是个好女人，你说得对，老伙计……”

科恩德的下巴颤抖着。维克托也深受感动，他把双手搁在科恩德的肩上，低声说：

“不要太悲伤。”

他踮着脚尖走了出去。科恩德从橱里取了一块布，盖住亡妻的脸，然后在床头坐下。两颊上的泪水已经干了。他早晨才刮过胡子。这是一张饱经日晒风吹的褐色的脸，脸部的表情因烦恼而显得呆滞，蓝眼睛闪现出忧郁的神色。科恩德不习惯于这种无所事事的寂寞。由于他还穿着假日的笔挺的衣服，他的思维象是受到拘束似的。只是当他捋了一阵高卢式的长胡髭，又抠了一会儿鼻子之后，他的精神才稍稍恢复了平衡。

首先，他对自己听了维克托一番话后突然感到悲伤觉得惊奇。现在，他简直一滴眼泪也没有。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妻子的死无动于衷，恰恰相反。即使夫妻之间有过一些龃龉纷争，共同生活的十年岁

月并不会从记忆中倏尔而逝。科恩德没有忘记过去，然而他的悲哀却是可以忍受的。他同奥茉莉的结合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为此他对她总怀有几分怨恨。无论是她劳累过度抑或是受溃疡折磨，科恩德都从未表示过认真的同情。他一向鄙弃她，还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嘲笑她那骨瘦如柴、高大难看的身躯，以及她那掉了牙的下颌。

“我对她的叱责多于恭维。”他思忖道，“可她不是个坏女人。料理家务真是没说的。”

科恩德并不内疚。

“我没叫她上吊。我想她这样做是她的腿病拖的时间太长的缘故。当然，我早该给她请医生，这破费并不大。只是我从没为此担心过，至少我该给她包包伤口的。”

顿时，一种失职感缠绕心头，他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尤其是，他承认，妻子腿病的严重程度，他是知道的。

科恩德坐在椅子上焦躁不安，他把拇指伸进背心，又抠了抠鼻孔，还不时偷偷看一眼亡妻。他站起来，又坐下，然后走进厨房，复又折回房间，站在房间中央，注视着奥茉莉。

“我打算把雷苏伊田^①改成牧场。”他对她说。

科恩德不知往哪儿举步。他向窗外瞥了一眼，

^①农田名称。——译注

终于跑去打开衣柜拿了一条粗布大手帕，并把它撕开。他红着脸，伸手把奥茉莉的衬裙擦上膝盖。

科恩德认真地给妻子包扎好伤口。接着他关上衣柜的门，把钥匙放进口袋。他揣测岳父母很快就要到了。

当维克托走进科尔内特咖啡馆时，店堂里有五、六个人正在喝小瓶啤酒。乡警卡比塞也在其中，此人熟知康塔格莱尔村各种烧酒的香味。不过他从酒中得到的好处甚微。他身体瘦长干瘪，恰似冬天的洋槐，讲话时声音颤抖，且带有鼻音。大家都很喜欢他。举凡有什么重要的聚会总是少不了他。每年七月十四日，卡比塞才穿上警察制服，平时的穿着一如常人，甚至比常人还差一些。元旦却例外，那天他总戴上自己的军帽。他在科尔内特咖啡馆的赊账达一百法郎左右。为了使他赊欠的数目不超过合适的限度，咖啡馆每月都雇他到菜园干王、四天活。这天晚上，卡比塞正在向酒徒们解释为什么今年春小麦的长势不好，可是人家并不想听他的。大家都有别的有趣的事儿，不愿听他唠叨什么。这里除了卡比塞和弗朗西斯·布基约之外，全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目光、言谈都只以坐在店堂一隅正在打毛衣的科尔内特太太为中心。她一头棕发，体态丰盈，胸脯高高隆起，富有弹性，腿肚子肉

团团的，左右扭动的臀部滚圆滚圆。据说她丈夫在房事上没有一点儿势头，可是他肩宽臂粗，力大无比，所以大家也不敢对他的女人太放肆。

当卡比塞预告小麦的收成时，年轻人都在同科尔内特太太开玩笑，且不乏挑逗之词。他们一般是说些表面无关痛痒的话，接着便朝邻座的背上猛拍一下，以强调其中猥亵的含意。玩笑越晦涩难懂，大家笑得越厉害，通常各人都从中得到满足。客人们风趣极了，而科尔内特太太却能够只管打毛衣，处之泰然。然而这晚上却跟往常迥然不同。年轻人都笑得很勉强。塞西聂村的弗里西安·贝尔热在场使大家感到拘束。他是个海员，在这里休假一个半月。他在船队服务五年了。此刻是个大闲人。他那无所不知的神态，讲话时动辄“我们水手”怎样怎样的语气，以及用舌尖颤动发r音的习惯都使庄稼汉十分讨厌。不管怎样，这位水手却备受科尔内特太太的青睐。的确，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向她说几句恭维话，而且当他大讲关于女黑奴和中国人的故事时，他总是盯着她，那样子并不笨拙。他一开口，小伙子们便保持着充满敌意的沉默，还狠狠地盯着卡比塞，因为他对那些荒唐的故事颇感兴趣，这真是个可怜的老实人。弗里西安以他的袒胸露肩的粗布短衣、他的低帮皮鞋，还有流利的口才打破了咖啡馆里的感情平衡。上了年纪的弗朗西斯·布基约采取了不偏不

倚的态度。他对店堂里气氛的变化十分敏感。他凑着卡比塞的耳根悄悄说：

“我知道有一个不久就这样怀上了。”

“你把你的牝牛牵去配种了吗？”

卡比塞没听明白。弗里西安的故事正讲到：

“小心，我对同伴们说，中国佬来啦……”

布基约老汉蓄着小胡子的嘴唇在轻轻翕动：

“我看你倒象中国佬，中国佬。”

尽管他以为说话的声音很低，还是被两个小伙子听见了，他们禁不住哈哈大笑。随即整桌人包括卡比塞在内都笑了起来。面对冲着他的笑浪，弗里西安失去常态，脸红耳赤。这时科尔内特太太走了过来，在离弗里西安不远的窗台旁坐下，以坚定的语气发问：

“后来呢？弗里西安，结果怎么样？”

笑声给镇住了。弗里西安正欲讲下去，维克托·特律苏进来了。他在门口就嚷道：

“科恩德的女人奥茉莉上吊死了。”

顿时响起一片移动椅子、挪动脚步的嘈杂声，一阵阵惊呼声此起彼落。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天啊，这可能吗？”

“我今天早晨还见过她。”

“吊死了？”

卡比塞作为政府的公务人员，很想讲点什么。

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

水手也力图发表自己的见解。可是其他人挤到他前面，盖过了他的声音。

再说，康塔格莱尔村发生的事情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大家将维克托团团围住，却把他撇在一边。维克托简短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从公路上经过，听见科恩德叫我。‘奥茉莉上吊死了。’他对我说。我们俩走进厨房，她还挂在那里，科恩德刚上市集回来。绳子还是我割断的。她的样子难看极了。哎，科恩德真叫人可怜。”

一阵沉默。大家面面相觑，都带着切合当时气氛的表情。弗里西安趁机操着他的巴黎口音说：

“有没有弄清自杀的原因？”

如果不是卡比塞认为应及时回答他的问题，大家对他的发问准会嗤之以鼻的。

“应该了解清楚。我想就这事起草一份报告。”

“不，”维克托说，“你不用管。你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叫我女人夜里去守灵。”

“叫她和我一起去，”科尔内特太太说，“我同她一起守灵。”

维克托立刻走了，接着酒徒们也都匆匆散去，把科恩德女人奥茉莉投缳的消息传遍整个康塔格莱尔。

II

当科恩德到谷仓的麦秆堆上躺下时，科尔内特太太和路易丝·特律苏亦已坐下为奥茉莉守灵。首先她们决定替奥茉莉梳洗一番。警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总不能让她就这样过夜。她们脱掉奥茉莉的衣服，替她换上干净的内衣，穿好节日的连衣裙，盖好被子，把她的双手交叉放在翻起的被单上，还在她脸上蒙了一块手帕。

她们把一只盘子放到罩上白巾的床头柜上，盘底盛有少许用来沾湿黄杨枝的圣水。然后她们煮了满满一罐咖啡，不时在数着念珠祷告的间歇中喝一杯。两个守灵人压低嗓门闲聊，倒也不觉得时光过得太慢。不过维克托·特律苏的女人不大喜欢科尔内特太太，对她素有嫉妒之意，这位靠公共救济事业局赡养的孤女仰仗着已故的科尔内老俩口留下的食品杂货店和咖啡馆，竟穿上了人造丝袜，过着公主般的生活，而她自己却不得不为田里的农活操

劳。为此她一直暗暗地生科尔内的气，这个不中用的家伙简直令人不可理解，他为什么娶了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呢？我的天啊。她在科尔内特太太面前从不流露自己的敌意，而总是亲热地直呼其名，叫她朱莉叶。不过科尔内特太太心中是有数的。

灵房的静寂使两个女人磨擦着的心融合在一起，她们共同抵御死亡的威胁——死亡正处于灯光不及的幽暗角落里，异常阴森可怖。一次科尔内特太太撞了一下两人围坐的桌子，灯罩一阵摇晃。颤动着的明亮光线掠过灵床，路易丝吓得脸色发白，抓着科尔内特太太的胳膊呐呐地说了一声“耶稣”，那语气着实令人毛骨悚然。于是两人把椅子靠在一起，为能在讲话时感觉到生命的气息而欣慰。

她们探询奥茉莉的不解之谜，所有平时成为她们相互厌恶的理由的琐事，都被置之脑后。科尔内特太太认为奥茉莉骤然得病，她不敢说她疯了，免得触犯死者的游魂。据她看来，这是能够解释奥茉莉猝然死去的唯一原因，因为奥茉莉从来没有间断过星期日去望弥撒。

“我不信。”路易丝说，“她是个十分稳重的人，买东西从不肯多花一个子儿。科恩德的衣服上也从没缺过一颗钮子。”

“说到稳重，她倒是个稳重的女人，这不消说。不过……，她对教会这么虔诚，不会落个世俗葬礼